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六十四冊

黃山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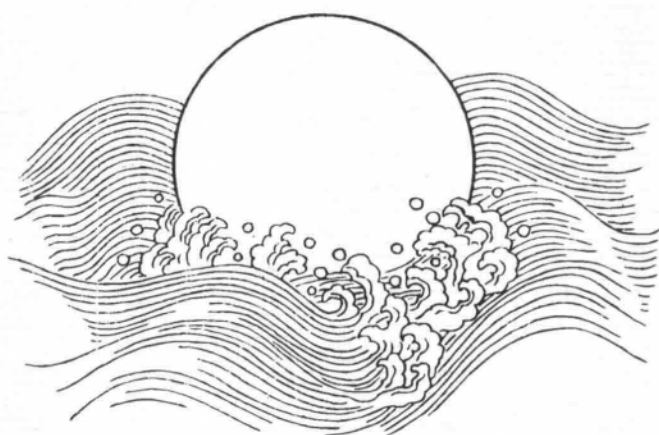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一輯

第六十四冊

黃山書社



(明) 李東陽 撰

擬古樂府二卷

明嘉靖三十一年唐堯臣刻本

擬古樂府目錄

上卷

申生怨

繇山怨

屠兵來

避火行

掛劍曲

樹中餓

漸臺水

國士行

卜相篇

昌國君

邯鄲賈

易水行

築城怨

鴻門高

新豐行

淮陰歎

臣不如

殿上戲

宜陽引

潁水濁

數奇歎

文成死

牧羝曲

九折阪

問喘詞

馮婕妤

明妃怨

尚方劍

美新歎

兩虎鬪

嚴陵山

四知歎

弄潮怨

斷絃曲

縛虎行

鸚鵡曲



漢壽侯

五丈原

南風歎

晉之東

東門嘯

聞鷄行

伯仁怨

氏帶箭

五斗粟

燕巢林

耗狗嘆

鮮卑兒

吳老公

高涼洗

涼風臺

歸母怨

和士開

晉州急

長江險

姦老革

卷上目錄

卷下目錄

擬古樂府上卷目錄終

城之事何有哉
所以自處者蓋有所未盡也謹附注於此伯其

縣山怨

晉文公反國賞孤賈從亡者介之推

不言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臣誰實置人

惟君在矣主晉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人

之財猶謂之盜况敢貪天之功以爲竊難

力乎下義其罪亦賞其死下功以爲竊難

與處矣母曰亦使知焉且出死誰對食

其食焉用文之乃書宮門曰龍欲上

隱矣推者輔之已所文公蛇出見書上

一天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蛇出見書上

此介子推也使人召之則已入縣上

山中文公謂焚其山宜出及焚其山遂

思之禁至春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一

月寒食莫敢烟火晉并州刺史始定

三日今太原之介休縣地名縣上有

推隱處

五蛇上天一蛇蟄縣山經月火不滅君王恩

重翻爲讐不如放作山中囚君王有臣一非少

梁隆璦傳此貪天之徒但自保臣心見母不見

君誰言母死非君恩曲至此委今辰何辰夕何

夕雷與千秋作寒食推按左傳及史記並無介子

以寒食斷火起於子推考周書司烜氏仲春以

木鐸徇火於國中爲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

準節氣仲春之末清明是三

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

屠兵來

晉靈公十四年大夫趙盾諫公欲

殺盾盾穿弑靈公

盾復返任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景公

岸賈與諸將攻趙氏於朝宮殺趙盾

同趙盾之客公孫杵臼謂朝友有遺腹走

曰胡不即死也吾徐死耳朝婦生男屠

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朝婦生男屠

曰趙盾之客公孫杵臼謂朝友有遺腹走

立何難耳杵臼曰孤與強爲難且復易

其易者三人謀曰孤與強爲難且復易

出諸將喜發兵隨我人嬰金吾告趙中

然趙氏真孤乃在嬰處遂殺杵臼與孤

居十五年景公問疾于嬰嬰云大業之

者爲衆景公問疾于嬰嬰云大業之

諸將遂反與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

武田邑武冠成人嬰辭諸大夫謂武曰

下官之難我非不能報我思趙氏後

今趙武既立孫杵臼遂自殺

兒勿啼屠兵來趙宗一綫何危哉千金賣兒

不死真兒却在深山裏妾今有丈夫有子死兵

易立孤難九原下報無慚顏當爲原晉大夫墓

地在趙家此客還此友穿何故亡盾何走

九原趙家此客還此友穿何故亡盾何走

此意亦甚切誰言趙客非晉臣當時嬰杵爲

去何人屠岸賈宣公十二年也十五年殺屠

崇賈復趙武田春秋成八年也十五年殺屠

傳而趙世家不知何以又相柄鑒如此同括之

死春秋書晉殺之曰暑岸賈者不罪賈之禮
人得而誅焉賈之殺之所以爲晉則雖曰晉殺
之可也嗚呼趙盾之罪於太史秉筆之曰晉殺
之矣不歸罪於盾而歸罪於太史爲晉書其辭
乎失刑矣賈者一綿力弗及報警其敵而報于
其弟若子晉亡所以義晉也先春秋書殺大排
謂同括無罪所以義晉也先春秋書殺大排
向善嬰并以義晉也先春秋書殺大排

避火行
嘗遇夜失火左右伯姬公女嫁宋公時伯姬
曰婦人義保母至避火傳婦人夜至避火伯
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傳婦人夜至避火伯
書母不至夜不伯姬卒詳其事伯姬而死春秋
夫人避火避火不可婦人不下堂下堂羞殺我

夫人避火避火不可我身有傳還有姆傳姆不
來心獨苦多類此云只本色語律協意足他篇
母師也君不見宋姬一卒春秋悲伯姬以成九
五年恭公卒居二十四年其年蓋六十矣而
猶以禮自嫌如此春秋所以賢而悲之也
文姜辱死南山詩妹文姜桓公夫人齊襄公之
鳥獸之行淫乎其妹也生賦伯姬刺齊襄公之
文姜比事爲辭善惡相形蓋春秋褒義也

掛劍曲
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塚
子而徐君已死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塚
豈以死始倍吾心已許之
長劍許烈士寸心報知已
爲知已片用死者豈

必知我心元不死
尼曰大哀莫大於死問死者存知無知也莊子路
詩我心謂所安不爲爾有知此二句同意平
讓國心耿耿方在此
子讓國也謂也餘祭也夷妹來聘公羊傳曰母季
四季子弱而才也餘祭也夷妹來聘公羊傳曰母季
君而致國乎不受也諸無與之也與季子同母季
立夷妹死則國宜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耳謂
僚者長廢也即國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耳謂
陵終身不刺僚而致國乎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耳謂
千乘之國也季非其國○孟子有言好名不受之去之
者不容也苟也季非其國○孟子有言好名不受之去之
先生此章句無大小皆此心也故

山中餓
道阻絕根少桃度不能俱生乃併衣食
與哀令性事楚而自餓死空樹中寒至
以葬伯桃葬畢乃言於王備禮
山深雪寒路坎坷平坎不兩死何如一生可桃
才自信不如哀君若有功何必我
好士得燕才燕家未築黃金臺
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臺
之臺王隱晉書曰段正碑與石勒進屯固安縣
故燕太子丹金臺二說不同考史記當時周室
載昭王師魏始末無所謂金臺事也當時周室
何爲哉吁嗟乎樹中餓死安足惜
過何似西山採薇食竹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孤
之飯而耻之不肯食周粟隱於西山也春惟桃家非夷

何似西山採薇食
竹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孤
之飯而耻之不肯食周粟隱於西山也春惟桃家非夷

漸臺

姜漸臺臺在池中
爲水所浸故名

不見君王符空傳君王語漸臺水行宮不可度

行在何處潘云死不忘君更見忠厚非徒死者平生委質身為去聲

身潘云又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湔湔謝云

水不慮臺之崩而憂君之不還婦人瀕死心事有如是邪先生此章所以體察乎仁人孝子忠

臣義婦之情者至矣

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側左右欲殺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讓

心曰既委實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

報讐智伯死矣而獨何以爲之報讐之

襄子曰子自爲計讓請襄子之衣而擊之以致其意襄子許之讓拔劔三擊曰

為癘炭為啞彼國士何為者趙家飲去聲智

曰事作千年雙

已矣非身有之不能道。豫讓之事史

時有論其畧曰士之爲士其自立必有非所能變者懷規范中行氏智伯之所遇而

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之救韓其

伯弗聽智伯之遇讓非知讓也而讓弗以

之事其告也昔遇以衆人即報以衆人

君遇以國士始報以國士非二心耶君子於事
智伯之會天不亡已使安者耶人之命不可行氏而事
之頃刻之際智伯未亡已使安者耶人之命不可行氏而事
則之法與今人有遇我食不食而士之報其善也而可
誠乎論者曰我食不食而士之報其善也而可
必反無忠盡讓而人非也所以望韓魏之智
伯聽則智伯遇而讓也非也所以望韓魏之智
范中行氏之遇而讓也非也所以望韓魏之智
義耳讓之心亦特耳讓也非也所以望韓魏之智
為之懷二心以事其君將以報之優異而世之
議子長之失哉矣謹附註此無用
上相篇

非親成則其禍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
所親成則其禍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
矣文侯曰吾相與達視其
聞君召曰吾相與達視其
以樂為憂臣進無使守臣欲進也君內生
進樂為憂臣進無使守臣欲進也君內生
君之曰若無相臣進無使守臣欲進也君內生
或克曰若無相臣進無使守臣欲進也君內生
知君是以相問相臣進無使守臣欲進也君內生
此三人君皆得之子進五人方段于十九
君皆臣之惡得與成此也
家貧思賢妻國亂思良臣薦成不知告璜
不墮克也與去國論此國尚有人左傳魯盟曰
國猶有人焉賈誼治安能令汝十相聲去誰使汝為

君東周一失馭全晉遂三分戰國策註周平王
南縣至顯王時周也後敬王又遷成周各為列國
東周顯王時周也後敬王又遷成周各為列國
顯王命大東周特建空名二王是成周各為列國
六年命大東周特建空名二王是成周各為列國
人而分其地漢其志自全晉時侯安王二十六
不念周家貧誰使汝相事大義方明白綱目因
更此意史官謹初命千載傷彛倫司馬資治通
晉鑑夫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諸侯初命
昌國君秦魏昭王時客卿侯為上將軍以
城即燕封秦魏昭王時客卿侯為上將軍以
堅守數年未服為昌國君時客卿侯為上將軍以
卑為將軍以拒燕或譏殺昭王曰齊

齊城下即墨守膠東故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將去代昌國走卑辭累使去招不歸臣心上有
州燕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復以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不御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且謝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復得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泣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及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遺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威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不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威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遺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及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泣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復得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且謝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不御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復以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州燕即墨城在今登州燕

所慘不樂

張信曰漢遇我厚我豈可倍恩乎通曰始

陳之威不耳遂殺餘氏水之南今足下
漢人震恐欲持是功歸楚矣且足下
時功難成而易敗時不難得而易失
漢王再困固信將兵漢下項羽
已破高祖樂信軍徒信為楚王有
告信欲死走偽信雲高信曰果
人破陳臣死走偽信雲高信曰果
侯陳臣死走偽信雲高信曰果
步下庭曰公所居天言公精兵處
公從中起疑臣也必怒而自持
信與家臣謀許赦病不從陰使
而與家臣謀許赦病不從陰使
相報國蕭何人謀縛信斬之信曰
通計反為女子所詐遂夷信三族
已破稀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
道其語高祖曰安非齊王主釋弗
陰泰縣名淮陰故城府西
營開齊大吹以齊大奇二字
去背意近時功陳與張
良寧藏近時功陳與張
要無死雖斷功成四海身無地
頭而無死雖斷功成四海身無地
漢忽聞下聲即恐人來害之每
中忽聞下聲即恐人來害之每
人然敢下聲即恐人來害之每
猶在前待人不謂又來迎候故
豫在前待人不謂又來迎候故

時子不再來君王恩深辯士走淮陰胸中血一
婦人手執生殺機赤族不待君王歸
神為去惻獨不念秋毫皆信力
復國秋毫皆信力
力也此是借帝舍人一嘆彭王
僕告梁王謀反上使使捕梁
為廣自傳無罪乃令其舍人
泣涕不自言無罪乃令其舍人
士不遠人親之乃令其舍人
公族不遠人親之乃令其舍人
陰之辭真有無噫吁嚱淮陰之辭真有無
不此真少恩哉三千載之恨為甚
疑非拘成案者不能判此語再疊蓋深致疑焉陳
為鉅鹿守辭信辟左右與步庭之
春請得高帝生用此章而推論之
反前此信與周昌言當聽客問乃
何以能久言不泄此信知客問乃
政以逆謀言不泄此信知客問乃
是以為逆謀言不泄此信知客問
可謂成大事耶從中起信乃肯臣
謀成大事耶從中起信乃肯臣
不待指發兵部署已謂定信不報
婦口見報兵部署已謂定信不報
蕭相國一為事也或謂信反狀有
帝欲除信一為事也或謂信反狀
之信左密其討矣稀也自帝畏其
防之密其討矣稀也自帝畏其

歸者此相國之喜所以無事乎奏報也帝已破殺
之使然非自為也舍人告彭帝有復知帝之欲
亦之矣而後令其舍人告越帝不謀反呂氏
非之矣而後令其舍人告越帝不謀反呂氏

臣

王不曰高天漢相呼信人告越帝不謀反呂氏
諸高折無所定其擊左丞弟相陳太平日欲
面折亦不臣不可及退君如遂讓平太非
後平右丞謀諸臣是陸王八病免歸而
崩平右丞謀諸臣是陸王八病免歸而
諸王皆非真孝惠及諸子王少帝呂
謝病曰皆非真孝惠及諸子王少帝呂
是臣功亦不祖勃復以徙右丞相及元
臣功亦不祖勃復以徙右丞相及元

劉氏盟呂氏爭臣不如陵呂氏獬劉氏絕臣不

如勃叶平乎平乎智有餘高帝紀帝臨崩呂

之曰曹參其智有餘高帝紀帝臨崩呂

可以助之平乎智有餘高帝紀帝臨崩呂

兩不如字出便分曉數然難獨任也胡為甘此

爾為身圖程子說論因平透斷平為身圖蓋

益精矣揚氏曰呂后問宰相高帝有疑心約而

心然終其世不見相而王相高帝有疑心約而

不其反後氏專之論相下無敢言卒見陳平之

告呂后知人專之論相下無敢言卒見陳平之

帝則已而阿難鑒也帝智有餘從可呼以功高名終

威不有王背約阿難鑒也帝智有餘從可呼以功高名終

亦在是故又欲以難陵任者是助之憂耳后之世平者

鳴呼而陵者見蹀蹀帝之罪哉而謂陵無益於國
果無益於國
氏亦過矣相誰謂之高帝之罪哉而謂陵無益於國
平者亦過矣相誰謂之高帝之罪哉而謂陵無益於國
春此與先矣此帝意合言附注之精鑒也所以疑

殿上戲

愛幸嘉言入朝禮通不旁急慢君奏通
言吾言朝禮通不旁急慢君奏通
吏徒恐吾言朝禮通不旁急慢君奏通
相已令行謝嘉日嘉為不旁急慢君奏通
此相已令行謝嘉日嘉為不旁急慢君奏通
幾臣通君之持節通至為上而謝相曰

殿上戲丞相

卷上

丞相丞相勿噓吾弄臣

大體臣可弄不可狎節使去不來臣已殺節以

王命往來相重如竹節信也君王有道臣職

細柳營中親按轡謝云少意勝周亞夫傳云此意故

年句奴自冠上罷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傳云此意故

將軍上奴自冠上罷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傳云此意故

行至營成禮而軍中得夫馳驅此真將軍門使持節

長安西括地志細柳食此真將軍門使持節

則安嘉嘉地志細柳食此真將軍門使持節

史見聽穿此宗廟垣而景帝大將軍使通縣西南春

我使為鑄此宗廟垣而景帝大將軍使通縣西南春

至候其壁此宗廟垣而景帝大將軍使通縣西南春

不能又以其議罪大不著又待以景帝大將軍使通縣西南春

罪而用其議罪大不著又待以景帝大將軍使通縣西南春

文帝朝皆能彌遠自遂及入景帝之世皆嘔血而死然則嘉亞夫之能遂其職於前而無偏心負氣之累者豈獨嘉亞夫之賢也哉先生賦嘉事而以亞夫終之君王有道臣職遂一句含蓄無限意思欲知文景之優劣只觀二人始末思過半矣

宜陽引

年四五歲特爲人所畧賣傳至宜

陽寧主人入山作炭寒獨脫不
人岸崩盡厥殺臥者廣國獨脫不死
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
后新立家在觀津廣國去時雖小識其
縣名及姓上書自陳竇皇后言帝召見
問之果是於是皇后持之而立乃厚賜
田宅金錢昆弟家長安終侯灌將軍等
曰此兩人所出微不可安
退讓君子不敢以富貴驕人宜陽漢縣
名今屬河南府

卷上

年

宜陽小兒身姓竇弟爲傭姊爲后山中岸崩壓

不殺自言相有封侯法

朝上書召見生不記家猶記縣眼前

喜極翻作悲武王觴銘一朝富貴從天來左圖

書右賓友兄弟賢名世希有古來寵祿易驕奢

左傳石碣曰驕奢淫佚所自
今人尚意貪詩否

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人而懷空理之
藩云。據事直述亦可以觀矣。○廣國兄弟習與

士之有節行者居遂爲跟讓君子張蒼謝病日
帝以國賢至欲相之方其初碌碌爲傭而晚

節得於教養乃如此古者天子不內娶教外戚

不可不爲之所也惜乎文帝之爲廣國者不以

處明男忙此蓋有所未盡也春敢論及之

潁水濁

漢魏其侯寶嬰孝文后從兄子也
武帝建元元年爲丞相二年免家

居諸客稱自引而愈傲唯將軍灌夫不失故嬰不得志而獨厚遇夫夫爲人

剛直使酒之好任俠宗族灌賓客橫欄水蜀
 川兒歌曰任俠宗族灌賓客橫欄水蜀

灌氏族夫嘗與丞相武安侯田蚡過嬰
飲酒蚡夫起舞屬蚡蚡不起夫語浸之

他日紛使太尉籍福請嬰城南田嬰不

言夫家在潁川橫甚請按之夫亦持螯

陰事爲姦利受淮南金與語言賓客居
間遂俱解蚡娶燕王女爲夫人蚡乃孝

景王后同母弟太叔州來壽坐皆避
賀嬰過夫與酒酣起爲壽坐皆避

席伏已嬰爲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
席夫行酒至分際席曰不能菊傷次

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失

曹咕囁耳語蚡曰程李俱東西宮

卷上

日斬頭穴胃何知程李蚡怒籍徧案去

繫居室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皆得棄

市罪嬰上書論救上令與劾東朝廷
之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

國兩是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
鄭當侍是魏其後不敢怒上怒內史曰

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議

安國共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

治嬰罪遂論棄市明年春三月蚡病專

之諄服謝罪視鬼者言魏反覺始安入朝

時蚡爲太尉迎安霸上曰上未有太子

厚遺金財物上自嬰夫事時不直蚡及

潁川潁水也潁川曰泰礪名今許州地